

核心提示

大雪纷飞,这个冬天特别冷。可对于像袁静、魏小明、黄春燕、浦栋麟等一大批新当选的“80后”地方两会代表来说,这个冬天却有一种别样的暖意。“80后”代表相约般集体亮相各地两会,意味着长期被人诟病的这一代人,正式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。“中国,我们来了!”不管在这之前,有多少人对他们有多少个不放心,有多少种说法表达着对他们的轻视和不屑,中国的“80后”都已经长大,他们已经到了对公众对社会有话要说的年龄,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到了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年龄。客观地说,“80后”成长在一个网络化、全球化的时代,个性突出、创造力强是他们的特点和优势;之前有人担心他们漠视政治、集体意识淡薄,可是看一看“80后”代表们向两会提交的议案和建议,你就会为他们的塌实和热情所感动。“中国,我们来了!”这是一股值得信赖的政治力量,这是这个冬天可以依靠的一股暖流。

两会大舞台 80后起跳“集体舞”

封面人物

“80后”袁静 背后站着一代人

南京。省两会。来自“九九那个艳阳天”的水乡柳堡、身为“二妹子民兵班”现役班长、全省最年轻的“80后”人大代表袁静,这几天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。“80后”、“柳堡的故事”、“压力和责任”,诸如此类的话题像一个个不停的闪光灯一样拼命追赶着她。她就像一个明星。她就是一个明星。而我们与袁静的相遇要安静得多,在柳堡,在她动身来南京的前一天,像她的名字一样,袁静安静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,安静地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“二妹子”情结

袁静是土生土长的柳堡人,很小的时候就知道“二妹子民兵班”,这个因为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而得名的拥军模范集体,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柳堡的名片。袁静第一次见到民兵班的战士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。“她们穿着绿色的军装,神气极了。”袁静知道《柳堡的故事》也比较早,但是柳堡没有电影院,她直到上初中时,才在街上买了碟片后回家放着看。“挺震撼的,因为电影里描写的故事就发生我们这里。”

但是,这个时候的“二妹子”对于袁静来说,只不过是一部电影里的人物,不过是镇上一个女民兵班的名字,它并没有对袁静的现实和内心世界产生太大的影响。

一个人的播音室

它的影响甚至还不如和那英一起合唱《相约1998》的王菲来得大。因为这首歌,袁静喜欢上了王菲,并且一直持续至今,当然她最喜欢的还是那首百听不厌的《棋子》。袁静从小就是个很感性的人,和她同年龄的孩子喜欢看夸张、闹腾的动画片,她则喜欢看情节曲折的连续剧,一部《渴望》看得她常掉眼泪。

初中毕业后,袁静没有上高中,而是选择了位于宝应的扬州中等专业学校。她学的是计算机专业。在职校,袁静延续了自己的文艺梦——听歌、唱歌、读诗歌、看散文。进校没多久,她就从几十个同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,当上了校广播站的负责人。“早晨课间时,我主要读学生的来稿,主要是一些唯美的散文;下午,接近黄昏时,就是播歌。”对于袁静来说,那是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。“播音室只有七八平米,麦克风、录音机、扩音机一堆,就没什么空间了。但是我喜欢那个环境,暗暗的台灯,



“二妹子”练兵

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暖暖的歌词,当音乐响起时,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”

固执父亲带来的机会

2004年暑假的时候,职校开始了实习。实习单位是位于苏州的某涉外公司。同学们都陆续出发了,袁静却留在了柳堡。原因很奇怪,袁静的父亲担心外面环境乱,不放心她一个人出门。袁静感到很失望。她很想走出去,“我在柳堡生活10多年,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但是父亲死活不同意她出去,而且很快就给她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袁静很委屈,但是善解人意的她也能理解父亲的心。

这年年底的一天,袁静母亲突然跟她说二妹子民兵班招人,让她去试试。她想了一天,就去参加面试了。“二妹子民兵班”有一个传统,就是每年都会从12个人中挑选最优秀的到南京军区去当兵。“我当时就想,我好好练,弄不好就到南京去当兵了。”因为二妹子民兵班是全军的一个拥军模范集体,人员进出都很严格,所以面试也不容

易。因为在学校时袁静就很注重锻炼自己,所以面试时有问必答,表现得落落大方,没想到一次就通过了。更没想到的是,几个月后,因为老班长生孩子不得不退出民兵班,领导竟然决定由袁静接替班长职务。任命她的理由是,刚从学校毕业,综合素质突出,年龄小,才19岁,有培养潜力。

领导没有看走眼。袁静走马上任后,带领“二妹子民兵班”,无论在军事业务上,还是拥军爱民活动中,都取得了很大成绩。2007年八一建军节期间,袁静作为二妹子民兵班的代表,光荣地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军英模交流会,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。

参政议政,荣誉来得太快

对于袁静来说,浪漫的学生时代已经结束,“二妹子民兵班”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她生活的全部。“过去,我是生活在梦中的。到了民兵班后,我就生活在理想中了,我的理想就是带领民兵班的姐妹们实现我们的拥军计划。”三年的民兵生涯,

让一个“梦中女孩”脱胎换骨。如今的袁静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,她和柳堡的历史,和战火纷飞的年代接上了头,又看见了不远处的未来。如果说“二妹子民兵班”是柳堡的名片,她就是手持这张名片的人。

今年1月14日,扬州市人代会结束,同时选出省人大代表。袁静没有去扬州,但是二妹子班副班长是扬州市人大代表,她参加了。选举刚结束,她就在第一时间给袁静发了当选的短信。袁静很吃惊,也很高兴。“说心情平静是不客观的,我很高兴,也很幸运,我才21岁,大人还把我当孩子的时候,就得到了这个机会,很不容易。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。”袁静感叹:江苏有多少80后啊,凭什么就让我当选了。她表示自己去南京参政议政,不仅代表了二妹子民兵班,也代表了全省的“80后”,“责任重大啊”。

为留守儿童说话

袁静说,因为时间紧,也因为自己年轻没经验,所以她还没有写提案,但是她在人代会上提出关于关心苏北留守儿童的议案。今年江苏省团委组织了“情系留守儿童,2008春暖行”的活动,柳堡团委已经做出了积极响应,团委和二妹子民兵班一起调查留守儿童家庭的基本情况,民兵班的战士和贫困留守儿童,组成了一对一帮扶对子。袁静表示,青壮年家长把孩子丢给年迈的父母,自己出去打工,虽然挣到钱了,但是对孩子的心灵有不少负作用,孩子会变得很孤单。袁静希望省委省政府,能够对苏北欠发达地区给予经济扶持,推动苏北地区的发展。苏北发展了,出去打工的人少了,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。

“80后”有的“毛病”她也有

出生于1986年12月的袁静是个漂亮的女孩子,和同龄人一样,身上有较强的80后印迹。她喜欢上网,浏览新闻之余,偶尔看看电影;她建有msn和QQ,但是不聊天,仅限于工作交流。她是一个懂得节制的人。但是在有些事上,节制是无效的。袁静特别喜欢逛街,逛商场,有强烈的购物欲望。每次到扬州,她都会去金鹰和万家福,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衣服。“我买衣服一般不看牌子,觉得适合大方就行。”袁静笑着说,只要是合适,她宁愿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一件衣服。她还喜欢买包,看到喜欢的就下手,现在家里面已经有几十只了。“从前我喜欢穿平跟鞋,现在只穿高跟鞋。买鞋的时候,都挑跟最高的。”身高1米68的袁静说,高跟鞋很衬她的身材。她的身材高挑、匀称,可是这个80后却嚷嚷着还想减肥。

快报记者 倪宁宁

参政议政“80后”初涉各地政坛



魏小明:女。1982年生。
深圳凯欣达多媒体有限公司行政助理。广东省第十一届人代会代表。

感言:“在深圳、广东,有大量外来工。我作为人大代表,背后是千千万万年轻人和农民工的眼睛在盯着我,我就是要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向上反映,切实关注和他们的切身利益。”

提案:打工妹魏小明深知外来工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,很多时候权益得不到保障,也不知道向谁去诉说,所以她希望政府尽快出台并落实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社保、医保等政策。



吴娅娟:女。1981年生。
合肥市委副书记。安徽省第十届省政协委员。

感言:“成为一名省政协委员,我感到很光荣,也很激动,肩上更添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”

提案:吴娅娟原来是湖北浠水县团委书记,去年9月,参加合肥市处级干部招考来到合肥。她认真阅读了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提案选编,其中两篇关注独生子女和“留守儿童”的提案引起她极大的关注,她想针对青少年成长中的问题向政协建言献策。



浦栋麟:男。1980年生。
上海市学联主席、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。上海市十三届人代会代表。

感言:“当了人大代表才发现自己缺很多东西,比如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、要审议预算,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要抓紧时间补课。此外,对身边的各种事情也要更加关注,要有敏锐的触觉,真正体察到老百姓的所想所需。”

提案:会前,浦栋麟利用上海市学联主席的“职务之便”,发动松江和闵行大学园区的各校学生会,收集学生心声,在此基础上,他向人代会建议,拓展大学生就业途径,有效解决大学城周边的治安问题。



张永贺:男。1981年生。
北京环卫集团二清分公司安定卫生填埋场副场长。北京市第十三届人代会代表。

感言:“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当选为市人大代表,刚开始几天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,激动过后想得更多的是责任,代表就得反映民意、关心民生啊。”

提案:初当代表,来自基层的张永贺首先想到的就是为基层一线工人建言、维权。他向人代会建议,将对环卫职工身体危害严重的岗位纳入有毒有害工种。



黄春燕:女。1984年生。
重庆巴士公司渝中分公司820路队乘务员。重庆市第三届人代会代表。

感言:“作为乘务员,首先关注的是市民出行畅通。凡是大家反映的,我都将通过调研了解后,整理成建议交上去。”

提案:黄春燕是重庆市本届人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。当选市人大代表后,黄春燕上班时随身带有记事本,记录乘客反映的大小问题。从农村走出来的黄春燕,又是农民工的代表。黄春燕表示,一些农民工的住宿条件还比较差,业余文化生活也不丰富,她把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如实向人代会反映。